文

朱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

（彈赦老人）

去年，恭亨被聘撰縣三里朱族譜，以譜內文字，許贍美行，示勸方來，朱大族，宜若多可賀書，乃榜其祠壁，凡男子一行外，即婆婆媽媽之倫，雞雞鳴鳴之細，苟忞陳述，吾人載筆，儘量接受，蹉跎半年，甄采寥七，謂秦無人，蒙滋有惑，一日，門人皇甫楚佛，持狀爲陳部敎導三團一營營長朱熙鑄母王太夫人侑學文請，受狀，欣然曰，來矣來矣，司馬遷劉向，今當不憂擱筆，案太夫人二都王氏，夫諱純堂，故縣餉吏，筦庫微職而亦錢流，太夫人不以自侈也，良人在公，婦事勤勞，芸畝灌園，恥不力食，所居當茶菴東孔道，瓦屋非大，短籬數掩，支棚設茗，以惠行旅，朱家媼慈善之名，遠近相與傳頌云，既稱未亡人，戊申己酉，連大水澧溢，田禾盡漂，營長君時僅數齡，惸七孤幼，憐而相守，闃寂如苦行尼僧，人見者，咸憫其滿室冬氣，初，太夫人爲室女，即精刺繡，至是田穀收入絕，乃徐理鍼黹，花中禽鳥，玲瓏生動，惟肖惟妙，一月牢歲之粮，往往由之取給，詩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記曰，自勝爲英，自強爲雄，太夫人一繩樞甕牖女婦，乃艱苦卓絕，子持門戶，及見孤兒踔起領兵，捍衛鄉里，用其俸儉，粗購膳田，夫寧非自勝與自強之明效大驗邪，今歲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二月十六日，太夫人六十，營長君謀會賓姻，爲堂上壽，以茶庵舊宅之湫隘也，乃假西城祠堂，奉而受賀焉，霍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即茲假館衛之，是又軍閥之一例外，然則太夫人母子相互之賢譽，其亦誰能企及哉，誰能企及哉，保艾爾後，眉壽無有害，恭亨敢九拜頓首，誦詩以侑我太夫人一觴，

又聯

兒具萬夫勇，三軍奪帥，
母後百花生，四日稱觴，

詩

唐官硯歌爲景洲賦用覃溪南唐官硯歌韻

（玻鄰）

兩硯皆鐵冶亭藏唐硯詩覃溪自注云背有皇祐三年龍圖閣直學士歐陽脩記此硯背有分書大中丁卯四字篆書玉谿生硯四字匣有覃溪分書唐官硯三字正書大中元年李義山手記乾隆五十八年翁方綱爲冶亭侍郎題二十四字旁有汲古閣珍藏五字鐵卿二字皆篆書分兩邊

醉翁遺硯由南唐，梅菴得之自冀方，蘇齋紀事賦長句，當筵談笑喜欲狂，更有此硯玉谿物，同時亦出倘書囊，乾隆癸丑記譌誤，應賞宜並陳書堂，乃一題詩一題字，疑若軒輊分沈揚，（翁題兩硯皆在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但彼題長歌此僅一題字故集中不傳）朱絲未必貌道子，黃絹何意遺中郎，爲思義山丁卯日，羣兒政自故謗傷，恩牛怨李果何事，逐臣萬里遙相望，榮陽廉察歷桂管，自羣掾屬才能量，翩翩書記始延謝，相從玉帳瀧江旁，行經洞庭楚天碧，日暮虞帝城邊黃，庾郎青袍空妒草，昭州朱槿還行觴，三年幕府擁身世，補履枉自懟干將，論兵作賦極遊刃，池蓮園桂供徜徉，此時何者是長物，此石或者如從亡，江山相對安筆硯，琉璃作匣翡翠牀，端溪紫雲不可劃，高窗鬆雨愁淋浪，磨人磨墨發發者，刷絲羅紋孰短長，（陳仲恕以此石爲刷絲）持比鬱林一片蹟，歸壓使粵千金裝，寖成風尚迄五季，歙州硯質推當行，流傳有緒毛與鐵，君今得寶願可償，若過邗溝遇劉蛻，（蛻亦晚唐詩人硯爲阮文達藏）還冀璧合歸儲藏，

廬山紀遊寄散原先生

（天流別墅主人）

少年稽古及匡廬，香鑪五老願遊初，道遠山高行不易，書生局促似黔驢，鸞飄鳳泊三十年，世如滄海與桑田，潯陽江水仍東流，山行人盡縮地仙，曉昔羊腸勞雙屐，今日安車誰辟易，枯嶺已成歌舞地，無人復懼雲霄隔，揭來鄉井陷泥塗，婦孺同歌后來蘇，譬比毒蛇今在手，斷腕獨有斯人徒，小子狂簡胡不歸，偏憐心與力相違，被纓無術游山去，風乎舞雩浴乎沂，朝走黃龍瞻寶樹，暮參東林遠公墓，典午陳蹟斑七在，疑有神靈爲呵護，支筇步上含鄱嶺，天然之勝此壓境，長江滾滾若衣帶，彭蠡汪汪如萬頃，左縈右抱水一色，夕陽晚照更奇特，華嶽泰岱何足比，堪笑前人胸臆仄，游觀興盡訪時賢，義寧詩句比庭堅，名士名山同天地，雙絕今祇吾鄉全，平生三接松鶴姿，甲辰癸丑及今茲，初猶平原佳公子，今已七九介壽眉，日月不居吾亦老，家國勞人空草七，徒有文章驚海內，赤手未能援溺嫂，（家三嫂鄉居去春被害于共匪）魯殿巍然鎮廬阜，一代文星宗南斗，鄉人已浴太邱化，豈僅山靈增光久，我來穫侍君子側，楚囚相對徒惻惻，霽月光風入我懷，驕心忽去機心息，既飽以德醉以酒，羣紀之間慚爲友，北海固稱當世豪，獲附名流總不朽，三旬領略林泉勝，亂裡室家如墮甑，（同胞眷屬數十口今均飄零於外）安得餘生出水火，長伴幽人在幽徑，

次韻和寄清師

（知五）

骨傲顏蒼叟，垂綸老渭濱，眼含憂國淚，心念及門人，芳草難終萎，微霜漫下淪，排愁剩尊酒，痛飲學長鯨，

詩話

未晚樓詩話（六）

（岳陽李澄宇洞庭）

抑亦當日詩史不可不讀也詩云內家詞賦女平章恥說明妃塞草黃獨有深恩承北第敢將消息報東牆六宮親眷猶携手四姓良家枉斷腸永巷周遮春柳綠可堪阿閣送斜陽（其一）春殿銜杯寵最多天魔教舞醉婆娑八千侍女拋紅粉十二仙姬歛翠蛾病骨已拚消蒻臼淚珠無奈隔簾波瑤階斷盡羊車路怕寫鸞箋譜怨歌（其二）霓旌飄蕩未央宮溝水東西蹀躞中不信銜杯生石闕誰憐承露泣金銅迷陽傷足情難遣鴆鳥爲媒怨已空休道婉好工製作至今紈扇委秋風（其三）絲幢朱幰轉森沉海國旌檀定可尋黃竹歌聲回八駿長門心事誤千金輕紈畫馬階墀近翠袖當熊輦道深回首昭陽人第一未應愁絕白頭吟（其四）此外削翠聳一峯皎棘明雙川自古美人如艷花暫開還謝始堪嗟玉鉤不挂珠簾冷薄雲無賴作朝暝滿城晴日香風起九衢車馬去如水洗濯建康還虎踞掃除平樂騁龍媒凍海任留鴻爪雪冰天莫憶馬蹄霜九華山色杯中見北固潮聲枕上聞連天鏡影蓮爲蓋隔岸烟波竹作家地近綠珠猶有井天憐紅玉不知家孤負綺羅多結束荷花衫子蓼花裙西宮南內傷秋草探雀沙邱更可悲皆美句可誦

（未完）

郵筒

燭叟道鑒茲寄來郵筒一件請即照登以便代爲宣傳弟清叩

宋埠李知五鑒足下每嘆鄉居多匪遂移居城內而城外數里即是匪窩內軍隊之不痛剿不知軍隊即能痛剿而此剿彼竄仍必四散而流爲匪則何如招撫各匪使盡化爲農民以絕爲匪之根株哉僕曾以招匪墾荒之策三上書於民廳其復函謂仁言遠慮實獲我心業已飭科留採等語今特摘其大略爲足下一言之其辦法由省府嚴飭各縣長同時設立墾荒局即招各縣人之流爲匪者各回本縣編爲墾卒以開墾各縣之荒地凡由墾卒所墾之田即爲墾卒之永業雖屬有主之荒地亦俟田成償清墾費後即酌與業主以地租而已必使各縣無一寸不毛之土無一失業之人則生產之力愈增而食自足人人皆有產業而食足又何須爲匪以性命爲犧牲哉且與其使有田者分給無田者以示均平又何如使荒土悉變爲熟田以增加產額哉

（未完）

圍棋
高尚娛樂不可多得
一枰相對雅人深致
武漢圍棋社
徵求社員……取費極廉……
現設中山路佑安里二號